



Je suis
libéral comme un
garçon

如果没有

Oncle Apeng

如果沒有
歸途

当你和自己告别
就是在和自己相遇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阿鹏叔著

Je suis
libéral comme un
garçon

Oncle Apeng

如果没有
归途


九州出版社
JUZHOUPRESS

阿鹏叔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如果没有归途 / 阿鹏叔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108-3054-9

I. ①如… II. ①阿…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30564号

如果没有归途

作 者 阿鹏叔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70毫米×1240毫米 32开
印 张 8
字 数 140千字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054-9
定 价 35.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记录者

2010 年岁末。空气中泛着寒冷和仓促的味道。

那天午后，快递员送来一个邮件，上面清清淡淡的笔迹很是熟悉。彼时，我们已有三四年没有联系。

拆开邮件，一张 CD、一个素本。本的扉页上写着：“姐，这一年很特别，岁末我做了这个，算是纪念吧。新年快乐！”那天，我第一次知道“栾惠”。我用了几乎两天的时间，完整地听了那一年的栾惠合集，然后，发短信说：这是属于你的声音、图片和文字的记录，做得真好！

我们初识在 1992 年。那年，我刚从师范学校毕业。他们是我的第一届学生和朋友。

记忆中的他，常穿一件牛仔上衣，在同龄的男孩中少有的整洁。那时候，我酷爱摄影，常拿我的学生朋友们当模特拍照。给他拍的照片，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中。穿牛仔服的阳光男孩靠在一棵树旁，粲然一笑。照片用的是黑白胶卷，然后加棕色镜片冲印，很有老照片的味道。

我在学校成立了一个广播站。他是学校广播站的负责人，负责所有节目的编排和“天气预报”的播报。如今想来，那可能是他最早与广播结下的缘分。常有广播站的同学向我抱怨，说广播内容枯燥、题材少，而我每次都会拿他说事儿，对大家说：“能把最单调、最简洁的内容做好，将来什么事情都能做好。”一语中的。二十年后，端坐在初冬暖阳里，再忆起这句话的时候，我正在为这本新书写序，而他也成为了阿鹏叔。

他毕业那年的夏天，我因为生病，住在医院里。有天傍晚，他和同学一起去看我。在医院长长的走廊里，我的学生朋友们捧着一束鲜花，逆着光线，朝我挥手。那是第一次有人给我送花。记忆有时像拉长焦距的摄影，细节模糊，瞬间却能永远定格。

后来，他分配到铁路沿线的一个信号工区。再后来，我听说，他当工班长了。要知道，在铁路工区，工班长可不是好干的活儿，需要文武兼备、雅俗并举、老少皆服，我常常忐忑地想，刚刚实习转正的他能否胜任。这期间，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有时，他也会和我分享工作中的快乐和烦恼，告诉我，他总有一天会离开铁路工区，不是因为做得不好，或者是不能做好，而是因为心中一直有期待。

直到有一天，我得知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要招聘客座主持人，便打电话给他，建议他来试试。不想，从此电波里便多了一个有些温暖、有点感性的声音。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时候，他曾经到学校找过我，我们一起吃饭聊天，他笑着说：“以前和以后没说的、要说的话已经被我在现在说完了，所以，总有一天我会失语的。”那一刻，我便知道，中央台应该不是他的终点。

有一年，和朋友一起在北京东四的钱粮胡同，看他的“碎拍”手机摄影作品展，惊诧于他对生活细节的捕捉、思考和记录。而我知道，他的记录，才刚刚开始。

后来的“栾惠”，是他的又一份记录。总有一些东西，我们爱之如生命。我看到一句评论，很喜欢：“‘栾惠’是在用声音和生活讲故事。”

我常关注他的行踪，但并不发声。我想，今天的他，应该也是时常走在路上的，在行走，在捕捉……

他依然在记录。

张晓玲
2013年11月
写于天津

序 二

大 微 服 侠 的

听阿鹏是从《北京不眠夜》开始的。单单是一句“夜晚的声音会发光”，就让我确定，这是个“有脑”的主持人。关于“有脑”，要扯到中学时和同桌女生在一节物理课上达成的重要共识：电台主持人大致可分为“无脑”和“有脑”两类。“无脑”的症状有很多，比如不念稿就不会讲话，一讲话就只会气沉丹田地吟诵，讲笑话一点不好笑，却要点一个哈哈的音效……“有脑”的表现，说不上来，主要是感觉，feel。

记忆中大部分“有脑”的电台主持人都住在上世纪90年代，那也是我认为的广播黄金年代。2000年之后，能让我坚持听下去的声音越来越少。而阿鹏那一批的DJ，就是90年代广播情怀的片尾曲。后来，“电台DJ”基本就成了活动主持，婚礼司仪的代名词。为什么做电台？——因为做不了电视。音乐DJ？——“下面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当我还在敲锣打鼓地奔向记忆中的广播时，阿鹏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广播之路一路畅通的时候离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因是“像谈了一场恋爱，最后发现我们要的已经不一样了。”简而言之，“我不快乐”

很多人在时过境迁以后说起当初的辞职经历，都可以轻描淡写得像讲隔壁吴老二家的事儿一样。但就我对阿鹏的了解来说，他在彼时，肯定就没“重”过。

听阿鹏这么多年，再到认识阿鹏这么多年，从未见过他慌乱，从未见过他恼怒，甚至从未见过他加快语速。他像一个微服的贵族，从容、优雅，对人间烟火没有野心，对芸芸众生没有攻击性。所以我不叫他阿鹏叔，我一直叫他大侠。他不是路见不平一声吼、吼完霸气就侧漏的大侠，也不是隐匿在深山禅林任人鱼肉不还手的扫地僧。他清醒却不孤僻，高洁却又保持生活气息。江湖上常说“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而之于阿鹏，应该是“超隐隐于心”。

听过阿鹏的人都知道他喜欢成都，也就是我家。有一次他去成都，在出租车里录了一段成都电台某位女 DJ 的声音，作为素材放进了那期叫《麻辣双城》的“栾惠”。后来他发微博问那位女 DJ 叫什么名字，我一听，是子寒，我是听着她的声音长大的。子寒在播《沧海一声笑》，她说，听到这歌，什么收听率啊什么广告啊都成了 GDP，我只想对酒当歌。我在两个人生阶段听的两位 DJ，看起来完全没有交会的可能，却通过这样奇妙的方式碰到了。阿鹏身上有一种特成都的气质：慢得下来，沉得下去。他说他喜欢成都倒不是因为慢和懒散，而是那里享受生活的勇气。

写到这儿才发现，到目前为止，我见阿鹏的次数双手都数得过来。最惊悚的是，我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可是，这一点都不重要。在面对广播里七零八碎的事情时，我会找他商量；在职业选择面前举棋不定时，我会听他的意见。潜在的“危险”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害怕暴露真实的自己。微博上都在讨论国家大事，朋友圈都在转发成功秘笈，但阿鹏却一直在用他写的字、拍的照、说的话，表达着自己。不论这世界多乱多糟，他只是在和生活和平共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浑身散发着令人信任的气息。

李峙

2014 年 2 月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

目 录

梦 境

一条遥远的路	03
时间会带我们去	11
旁观者	29
新疆梦	43

恰 好

离岛	53
放火的少年	63
酒店里长大的男孩	77
三剑客	87
迷恋着无比澎湃的旅行	97

素 味

某天	123
旧居寻访记	129
我一无所有地漂泊	139
如果没有归途	148

如
面
·
安
然

想念双城的夜 一个人吃川菜	203
梦游记	204
淡然的满月	205
希望一直是	206
最好的自己	207
八十三天	208
你的青春里 是谁一直在	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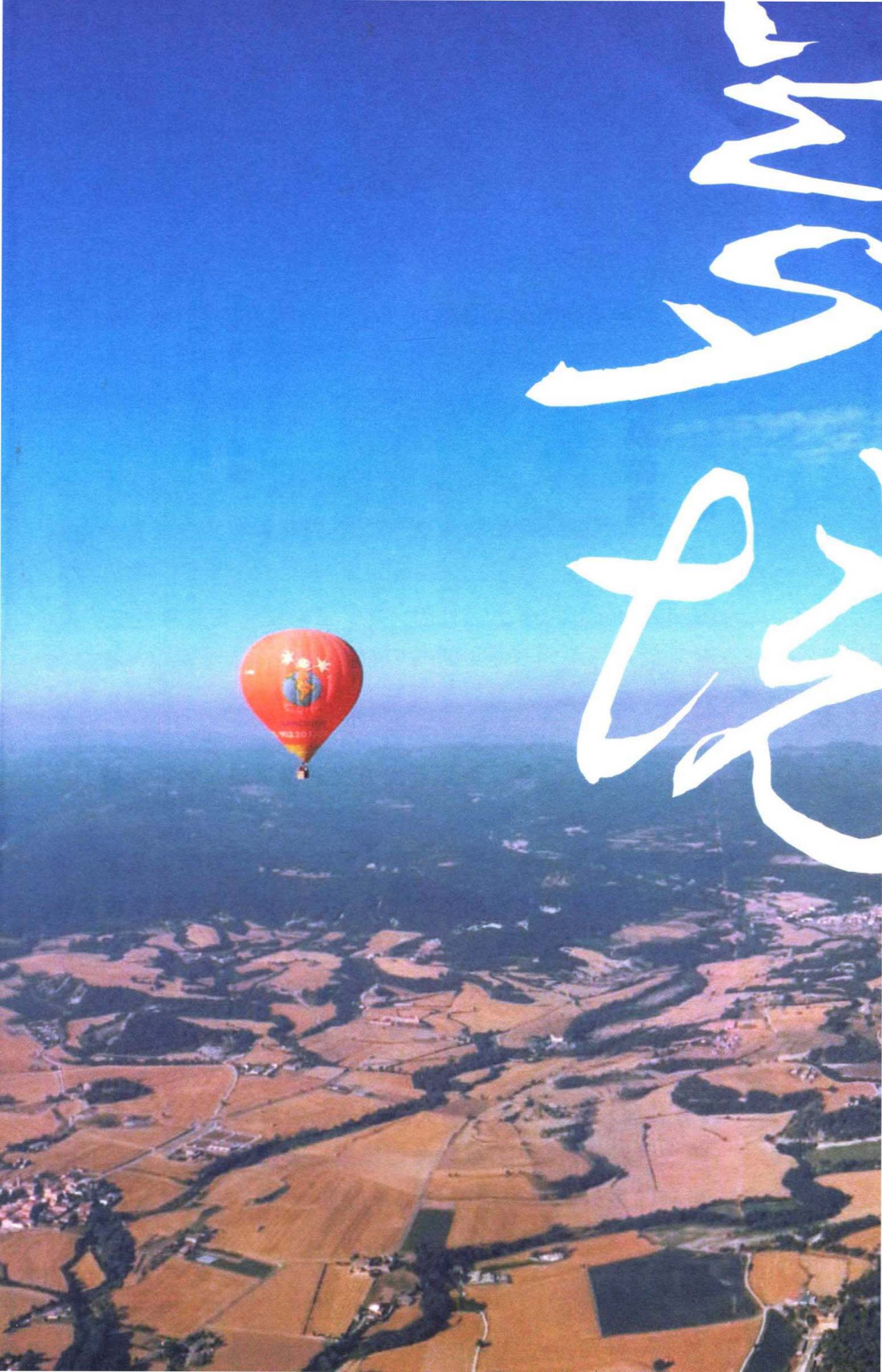
如
面
·
别
过

爱人啊	210
六月	212
祝福	213
西窗斜阳落	214
你是一间美树馆	216
告别半岛	217
这些年 你有在想我吗	218

目录

如面·在外

小镇春光	220
伤感的旅程	221
双城 SOUND	222
理想 生命 安全 责任	223
天使国的微笑	225
但愿你的水晶球一直闪亮	226
轮回	228
别人留下的世界	230
来的地方	231
当旅行结束时	233



天境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
木心

遥远的路 一条

很多事情，似乎都发生在我五岁那一年。

那是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五年，唐山，从一座被夷为平地的废都渐渐有了一丝生气，人们在努力淡忘伤痛的日子里开始重建家园，新城市规划井然有序，似乎能在一片旧伤中踮脚望见一座新城拔地而起。我的外公在一家水泥厂担任总工程师，住单身宿舍，吃单位大食堂，独自一人在唐山生活。

那一年，已经退休的外婆在天津照顾子女，只能赶在偶尔外公返津的周末做上一桌可口的饭菜，待到外公返程之前，再装好几饭盒菜，让他回到单位后还能尽量延长家的味道。

那时的交通还没有那么便利，我猜想外公从单位坐车到火车站，乘火车到天津再换车抵家，单程少说也要六个小时，在没有双休日没有高速路或动车高铁的年代里，连接两座相邻城市的是一条遥远的路。

我没有见过爷爷，家人提起他的几率也不多，据说他闯关东多年之后，携家人从河北来到天津。记忆中，奶奶很瘦，因为脚小走起路来晃晃悠悠，更多时候她总是盘腿坐在床头。外公祖籍在湖北，年轻时曾到日本留学修读建筑。外婆是无锡人，大家闺秀，曾在学校里教书。尽管他们早已从南方迁居至北京，但家中很多生活习惯还是保留了南方的方式，比如对祖父母的称呼就沿用了南方的叫法。我的母亲出生在北京，因为是头胎，当时家人特意请林巧稚医生帮助外婆生产。1964年，那时还未曾相识的我的父母分别从天津出发去了新疆。直到我五岁的那一年，他们带我从边疆小镇，辗转千里举家返城到了唐山，和外公一起生活。

外公是一个非常严苛的人，这种严格反映在对自己和家人的要求上尤甚。忘记是哪一年了，家里有了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记得每天晚上新闻前，总会有一段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从电视机中飘出来，每到那一刻，外公总是要求我肃立不语，直至旋律结束。幼时的我极为不解，为此好像还

与外公争执过。2013年10月去泰国在清迈逛周末市集，人头攒动的小巷子窄窄长长，我手拿一个旅行枕正在问价，忽然察觉漂亮的老板娘肃立不语，面朝远方，再暗自打量周边人，也同样不语而立，侧耳远方正飘来一段旋律，我立刻反应过来那应该是泰国的国歌。那一刻，在那个熙攘的市集上，我想起了很多，说不出这行为是一份热爱、敬仰还是习惯，只是待我懂得那年的外公，已过了三十年。

对于如我一样在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大多是在随父辈走南闯北中长大的，学校里的同龄人也大多如此，面对操着各种口音的同学，好像任何一种乡音都不会显得突兀。一种腔调背后不一定是一片祖祖辈辈休养生息的土地，但一定是一段记忆，一段长时间的生活记忆，就像普通话字正腔圆的我的母亲，和迁居异地很多年乡音难改的我的父亲。离开新疆之后，我在唐山长大，偶尔去天津看望一众亲友，而熟练掌握普通话、唐山话和天津话的我，依然很难找到那种传说中的归属感。

从家坐公车到火车站，再坐火车到天津，再坐车到家，这一条当年外公经常往返的归家之路，在成长的记忆中走过无数次。每逢年节，父母会带着我，拎着大包小包去天津看望外公外婆和我的奶奶，而这一条路，也越走越短。十六岁